



烟花江南

◎ 香蝶 著

【 水流星 】

海山詩集

卷之四



紅樓夢 卷二

◎香蝶 著

【水流星】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烟波江南. 第2部/香蝶著. —北京: 华艺出版社,
2006.1

(长篇系列小说)

ISBN 7-80142-773-4

I. 烟... II. 香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02635 号

烟波江南—水流星

作 者 香 蝶

绘 图 卢 波

特约编辑 于 桐

责任编辑 李梦洁

装帧设计 闫薇薇

出版发行 华艺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 229 号 10 层(100083)

电 话 010-82885151 82884317

邮 箱 huayip@vip.sina.com

印 刷 河北省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 × 1092 1/16

印 张 15.75

字 数 200 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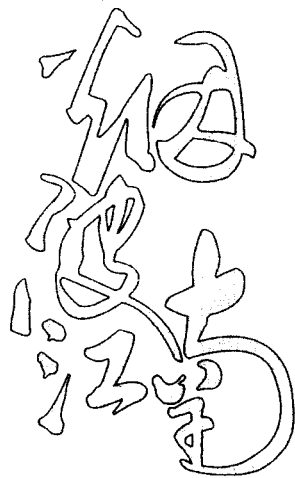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次 2006 年 2 月 第 1 版 2006 年 2 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80142-773-4/I · 350

定 价 20.00 元

华艺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华艺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「楔子」

明朝土木堡之变后，明英宗被掳北方，明英宗之弟称景帝即位，后英宗被放回，尊为太上皇。公元一四五七年，大明皇朝发生『夺门』事变，英宗被臣子直接抬入皇宫，重新夺回政权。而在事变之前，景帝与英宗两派臣子之间，便开始了激烈的争斗。

京师女捕头秦海青，本是受两宫太后委托专查后宫刑案，无意中卷入了这场争斗，在追踪逃离京城的名妓玉版的过程中，发现玉版身上竟然负有关事变的线索……



“滴嗒！”一滴冷水落在六槐脸上，六槐激灵了一下，醒了。

阿五拿着个水瓢站在床前，不怀好意地笑着。“六槐，你睡得舒服，当家的找你呢。”他嘴里嘟哝着，一边拿着瓢回灶房去了。

六槐嘴里骂了两句，磨蹭着起来穿好衣服。

天色还早，今儿已经向当家的讨了一天歇着，怎么又叫上了呢？六槐打了个大大的哈欠，提上鞋，将桌上的菜刀掖在腰带上，拖着脚去见掌柜的。

灶间热闹得紧，想是今天有大买卖要做，六槐路过的时候伸个脑袋进去看看，里面的人手忙脚乱，没谁顾得上理他。

“六槐啊，今天别歇着了，这不王员外家包了席，你明儿多歇两天，今天还是干着吧。”掌柜的瞅见六槐，大声地招呼。

“当家的，不是我不干，那不是县太爷叫我去吗？您说我敢放着县老爷去给王员外下厨吗？”六槐头摇得跟个波浪鼓似的，“这大厨子又不是我一个，阿五干着就得了。”

掌柜的瞪了瞪眼睛，六槐知道他不高兴。

当然不会高兴，王员外包席，自然给的银钱比县老爷的多些。

六槐懒得去听掌柜的嘀咕，去灶间抓了两个馒头拿着，晃悠悠地开店门上街。

死阿五，这么早叫自己起来，好好的觉也给搅了。六槐满心的不高兴，一边啃着馒头，一边慢吞吞地走到县太爷的府上。

老爷正陪着那个上面来的肖将军在院子里边走路边讲话，旁边还有一个没见过的姑娘，肩上背着包，象是从哪儿走远路来的。见了六槐，县太爷的眉毛皱了起来：“六槐啊，今天干不了啦，请来扮哭的



老婶子临时不肯干，给多少钱都不行。”

六槐眨巴了一下眼睛：“那就换个人吧，时间拖久了，消息传出去，以后还怎么干呢？”

老爷烦着呢：“找谁去？谁都怕丢命啦！”

那旁边的姑娘娃插嘴问道：“啥事儿要丢命？”

六槐白她一眼：“没事儿！”不想搭理她。

县太爷狠狠地瞪六槐一眼：“一边儿去，说话没轻没重！”他转过头去认认真真的回答那个姑娘的话，“最近咱们这儿有人专跟死人过不去，当着亲戚抢正下葬的尸首的脑袋，本来咱们今天是要设个套子抓那个人的，可雇来办丧事的老婶子一听说危险，说啥也不干了。”

那姑娘听了，眯着眼睛笑起来：“得了，你花钱去外面雇人不如把那钱给我罢！正好我最近手头紧，这活我帮你干了，不过干完后得让我出海。”

县太爷愣了一下，然后回过味来，赔笑道：“秦姑娘手头紧了说一声就是，这件事不敢劳您大驾。”那姓秦的姑娘笑道：“你当我是变着法子跟你要钱呢？我可是跟你说真的！我整天在外跑，钱当然花得快，吃人的嘴短，拿人的手短，自个儿挣钱干净，也省心。怎么样？到底行不行？”

县太爷望了望肖将军，肖将军咳了一声，开口道：“好吧，秦姑娘既然是铁了心要出海，在下也就不阻拦了，等这件事了了就随我们出海吧。”

那姑娘依旧笑咪咪地把脸转过来对着六槐说：“你叫六槐啊？我叫秦海青，我帮你们做事好了。”

出丧的队伍招招摇摇地往坟地走着，六槐躺在棺材里，从透气孔向外瞄，看见穿着麻衣的秦海青走在队伍前面，一路上用白巾抹



着眼睛，倒真是十分悲哀的样子。

“好奇怪的女人。”六槐暗暗地想。看县太爷和肖将军对她的态度，好象这姓秦的女子有些来头，可是，就算是江湖人，通常也不会做这种晦气又丢面子的事，她倒是做得有滋有味，莫非真是急着挣钱便什么也不顾了吗？

一会儿功夫到了墓地，脚夫们放下棺材去挖坑，六槐看见秦海青走过来站在了棺材边。“喂……”他小声地对着透气孔招呼她。

因为下葬的是穷人，没什么亲戚，也就秦海青和脚夫们在忙活，这会儿只剩了秦海青在棺材边站着，六槐实在忍不住要叫她。

“干什么？”秦海青用帕子遮了脸，小声地对着孔问道。

“人有三急……”六槐呼哧呼哧地说。

“忍着点，”秦海青道，“让人发现了还以为炸尸呢！”

“想来真的，你怎么不跪下，有站着送葬的吗？”六槐没好气地问道。

秦海青嘴角挑了挑：“我这膝盖跪天跪地跪父母，其他谁也不跪。”言罢秦海青用帕子遮了脸，在棺木边席地坐下，“呜呜”抽泣起来。

这回可真苦了六槐，躺在棺材里不能乱动，实在是不舒服，只好在黑暗中挤眉弄眼，不停地在心里咒骂那个还不出现的盗尸者。

“那混蛋要再不出现我不是得被活埋掉？”六槐从小孔看不太清楚，不过听声音也知道那埋人的坑已经挖得很深了。“再等会儿……”秦海青悄悄地应道。六槐恨不得破口大骂，等！等！等！说得容易，反正憋不住的不是你！

就在这个时候，挖坑的脚夫那边传来了一阵惊呼，然后，六槐看见小孔边秦海青的脸一闪不见了，接着，“啪！”的一声，棺材盖被一股外来的大力猛地劈开，一只手拿着把雪亮的短刀直割向自己



颈部！

六槐在听见脚夫惊呼的时候，下意识地从小腰间抽出了昨夜磨亮的菜刀，眼前陡然一亮，不管那么多，毫不犹豫地向亮处的那道黑影切去！

盗尸的人大出意料之外，六槐雪亮的菜刀在空中干净利落地划出道银弧，落在盗尸人未来得及收回的右手臂上，将盗尸人持刀的右手齐腕斩断。一边的秦海青未料到六槐的身手竟如此快捷，将已伸出的掌收了回来——看来六槐不需要人帮忙。

盗尸人用一种让人听不懂的话痛呼了一声，就地一倒，向后连翻几个跟头，躲过了六槐的一连串追劈，他翻跟头的姿势秦海青从没见过，好象根本不是中原的功夫。从衣着上看，这个盗尸人也颇为奇怪，一身式样少见的黑衣将全身包裹得严严实实，头用布包满了，只露出一双眼睛来。六槐听见那句莫名其妙的痛呼，先是愣了一愣，随即古怪地笑了起来。将菜刀在手上掂了掂，向刃上吹了口气，然后又是一连串追劈向盗尸人砍去，一边念经似地嘀咕道：“我砍！我砍！我砍！砍你们这帮害人的东西！自己家里玩不够，上我们这儿来作鬼了啊？”

六槐的招式很怪，乍看上去和切菜剁肉没什么区别，一刀下去手腕子还要多抖几下，象是大厨子在案上切丝似的，然而秦海青从旁看过去，却不觉得那是没头没脑的攻击，虽然看不出章法，但绝不是乱舞。盗尸者很明显不想恋战，在连攻几招被六槐莫名其妙地躲过去后，他开始向后逃退，六槐哪里肯放，寸步不让地紧跟。

从身形上看，这个盗尸者的本领应该不错，只不过和六槐相比差了一点点，加上右手被切断，又自是大打折扣。眼见得就要落败，忽然间盗尸者大叫一声，就地滴溜溜打了几个急转，秦海青只听见“砰”的一响，眼前尘土飞扬，一时间竟不见了那人的影子。

秦海青心中“咯噔”一下，忍术？！



敢情这是倭人！

六槐深知忍术的厉害，尘土一起便舞起刀花将周身护住，在他的菜刀变攻为守的那一瞬间，盗尸的忍者从他眼前消失了。

秦海青看不见忍者的影子，但是感觉告诉她一个身影正在从她身边飘过，于是她抬起手，将手中的帕子向感觉中的那个影子抽了过去。

忍者的身影从尘土中飘了起来，高高地打了个跟头落在远处，几个物件从他手里飞了出来，飞向六槐和秦海青。六槐吃了一惊，菜刀飞快地上下一挡，带着齿的圆镖“扑扑”地被拨打到地上，力道不减，齿没入土。秦海青虽是第一次见到，但也听说过这种东西，不敢大意，运力抽去。贯注了秦海青内力的帕子像鞭子一样抽到圆镖上，发出金器碰撞的声音，圆镖竟被抽得改了向，回头向正逃跑的忍者飞去，其中的一个正扎在他的脚上，忍者倒了下来。

“喔……”六槐张着嘴惊叹，“你会变戏法吗？”秦海青笑了起来，向那个忍者走去。可是，那个知道自己今天不可能逃跑的忍者却突然从腿上拔出一把匕首，刺进了自己的腹部。“喂！”秦海青惊呼了一声，要上前阻止，六槐却从后面拉住了她。秦海青回过头，看见六槐很遗憾地摇头：“没用的，他们是那种宁可死也不做俘虏的人。”秦海青愣住了，再看那个忍者，只见他慢慢地朝东方跪立起来，将仅剩的那只手从匕首上松开，从容地在身前划了一个圈，似乎在进行一个什么仪式，然后，又把手放回匕首，狠狠向旁边一拉，横切腹部，缓缓地倒地。

“唉……何必呢？咱们又不是一定要他死。”六槐摇着头将菜刀在鞋底擦了擦，秦海青听得出他是出自真心地为那个自杀者惋惜。“是吗？你刚才那刀子可是招招要人命的。”她打量着六槐，这个人不简单。“我那是保命呢！”六槐将刀揣回腰间，“平时怎么切菜今天就怎么切他，我怎么知道哪招是要命的？”



秦海青笑了，她知道这家伙嘴里不会透出什么东西，“六槐……”她和气地叫道。“什么？”六槐歪着脑袋看她，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。“你不急了吗？”秦海青低声地缓缓地问。六槐站在那里发了发呆，然后，“哇！”的叫了一声，跳起来兔子似地向旁边的坟堆后冲去。

秦海青笑咪咪地向躲得远远的那些脚夫们招手：“大哥，过来帮帮忙把这个贼人装棺材里去好吗？”

“明日出海，秦姑娘先休息一下。”肖赤雷将军是这么回答秦海青的。这年头，这地方，陆上的倭人和海上的海盗一样让人头疼，知道是倭人捣的鬼后，肖将军和县太爷也只能摇头了。

“你哪儿找来的六槐？很厉害的角色呢！”秦海青对县太爷赞叹道。“找他？是他先找上我的。”县太爷叹口气道，“我的前任在六槐当厨的酒楼白吃白喝，他升官了，留一大堆欠条要我付，六槐是替他掌柜的上我这儿讨债的。”“霍！”秦海青不敢相信，“好大的胆子！”“什么胆子啊！”县太爷直摇头，“他那掌柜的被欠账拖得酒楼都垮了，半夜要上吊被六槐发现救了下来，六槐气不过，是来找我拼命的呢！”六槐嘻皮笑脸：“老爷您还提那事干啥？小人不是知错了嘛？您现在叫我干啥我还不是就干啥？”“你那是心甘情愿的吗？”县太爷苦笑，“你那时候不知道劈了我家几张桌子几把椅子，我没治你的死罪算你运气好。”六槐笑着点头：“老爷教训得是。”

“原来是个重义气的酒楼伙计？”秦海青拱拱手道，“六槐，你那酒楼的手艺怎样？我一早没吃，这会儿赚了钱要找地方吃饭呢。”六槐赶紧还礼：“我就是那儿的大厨子，你去我给你烧桌好菜！”秦海青笑了起来：“行，不过我有一个条件——你换把刀切菜！”

街上热闹得很，秦海青跟着六槐走，走到铁匠铺门口，六槐站



住了。“我真得去买把家伙。”六槐一边进铺子一边说，“昨天切菜的那把豁口了。”秦海青微微一笑，站在门口等他。

街那边有个杂耍班子在卖艺，人一圈一圈地围着，不时有喝彩声传来。秦海青向铁匠铺里张望了一下，六槐正一把一把地试着呢，看来不是一时半刻挑得完的，索性过去看杂耍。

场中有一个年青的妇人，俏身材，俊脸庞，此时正将手中的两根绳子甩得呼呼作响，两根绳头各拴着一个碗，碗里盛了水，任那妇人怎样将绳子前后左右地甩动，滴水不见溅出。这把戏有个名字叫做“水流星”，秦海青在京师看过，甚是绝妙，但没有这个妇人舞得好看。只见那妇人时而将那拴着水碗的绳子在身前身舞，时而将绳子高高抛起，更有甚者竟边转动那绳子边翻起跟头来。秦海青看得出了神，不自觉也和旁边的人一般儿叫起好来。

也就在秦海青看得兴致正浓的时候，一个俏丽的女孩子撞了她一下。“哎哟！”秦海青还未出身，那女孩子已叫了起来，她回头狠狠地瞪了后边的汉子一眼。“别挤呀！”她娇嗔的声音脆脆的。后面的汉子无意中挤了这么个小娇客，十分不好意思，不住地道歉。那女孩子又回过头对秦海青甜甜地一笑：“对不起啊这位姐姐。”秦海青只是冲她和气地笑。

女孩子不看了，挤出了人群，朝前走了一段路，发现秦海青跟了过来。“姐姐，有什么事吗？”她还是那样甜甜地笑。“还给我吧。”秦海青伸过一只手来，也是笑得甜甜的。女孩子不笑了。“快还给我，我可是好不容易赚来的。”秦海青仍然笑眯眯地说。女孩子慢慢地从怀中掏出一个钱袋来，那是秦海青的东西。“好姐姐，饶了我吧，我是第一次干呢。”女孩子忽然变了一副可怜兮兮的神情。“算你倒霉，偷谁不好来偷我。”秦海青接过钱袋放回怀中，笑道，“就冲你下手的利索劲，就不是个新手。”“姐姐！”女孩子走上来拉着秦海青的袖子轻轻地摇，声音腻腻地。秦海青手一翻，将她拉自己袖子



的手抓住，女孩子脸色大变，要收手已来不及，秦海青将她的手展开，看见她手中握着刚刚从秦海青腰间摘下的小玉坠。

忽然，女孩子一口咬在秦海青抓她的手上。秦海青惊叫了一声，收回手看，只见手上两排红红的齿痕竟咬出了血来。那女孩子已经趁机跑出老远，秦海青这下可真的恼了，这个小丫头，也忒不像话了！这些年来秦海青刀丛剑影什么没见过，就没见过这么无赖的小偷儿！“小丫头！你给我站住！”她拔脚就追。

那女孩子见秦海青堪堪就要追上，慌慌地大叫一声，向旁边的小铺就钻，却一头和正从铁匠铺里出来的六槐撞了个满怀。六槐看见追过来的秦海青，知道不对，一把揪住那女孩子。

“琉璃子？！”六槐突然放了手，瞪大了眼睛叫道。

女孩子忽然间安静了下来，“六槐君？！”她也是一副惊呆的样子，然后，两手放在身前，深深地弯下腰去鞠了个大躬。

“六槐君，总算找到你了。”

六槐只是发呆地望着被他称为“琉璃子”的女孩。

“嘿……你们认识啊？”秦海青走过来。

“哇！”琉璃子立刻躲到六槐的身后，“六槐君，这个姐姐欺负我！”

秦海青挑了挑眉尖。

六槐脸上一副尴尬的模样：“琉璃子……别闹了，她是我的朋友。”

琉璃子看看六槐又看看秦海青，忽然换上一脸灿烂的笑容。“六槐君的朋友就是琉璃子的朋友，姐姐，对不起了！”她走来，对着秦海青又是一个深躬。

“哈……嘿……”秦海青实在不好说什么了，虽然手上被咬破的地方还流着血，疼得很。

“六槐，”她没好气地对六槐说，“我今儿吃你的饭不给钱了！”



“六槐！你小子上哪里玩去了？快！快！要出事儿了！”掌柜的脸涨得通红，对着六槐叫唤。

“您老别嚷嚷啊，我不是在这儿吗？”六槐嘻皮笑脸地说，“当家的，干嘛大呼小叫的？天要塌了？”

“天不塌，咱福兴楼的招牌要挂不住了！”掌柜的哭丧着脸，一副倒楣样，“叫你别走，你偏走！闹半天王员外就是冲着你的‘清炖狮子头’来的，我们刚才找不着你，让阿五做了，哪里晓得那王员外嘴刁得很，一尝不对味儿，不给酒钱不说还骂咱福兴楼是挂羊头卖狗肉，要拆咱的招牌呢！”

“什么话！我的头哪点像羊头了？”六槐翻翻眼皮，捋起袖子，“甭急，东家，我找王员外去，看他敢不给钱！”

掌柜的急忙拖住六槐：“六槐呀！我认了还不成吗？千万别又闹出事儿来！”

六槐奇道：“你又心疼招牌，又怕我找他要钱，那你是准备卷铺盖关门啦？”

掌柜的不放手：“我又要招牌又要钱！你回来就好，赶紧给王员外那席上加道拿手菜。你只管做菜，嘴皮上的事东家我自己干就成了。”

六槐乐了：“好你个东家，闹半天是拐着弯子要我干活呢！没问题，我这儿有两个客人，我招待完她们就来干。”

掌柜的急了：“还等什么，不就是你的两个客人吗？你先给王员外把菜做了，那办酒席余下的鱼肉菜蔬还多着呢，这次随便你拿去招待客人还不成？”

六槐得意洋洋地冲站在门口旁观的秦海青和琉璃子挤了挤眼



睛，“东家，这可是你说的。”他笑咪咪地问东家，“王员外是为什么办酒呢？”

“还不是为了他那个宝贝儿子！说是得了什么赛诗会的头名，要庆祝一下，听王员外的意思，明年还要王公子进京去赶考呢！”东家没好气地答道。这种文人的事，与他们这样的老百姓是无关的。

“明白了。”六槐应了一声，左手一抄，从旁边的水槽中抄出桂鱼一条，“啪”的一声搁案上，右手已从腰间拔出刚买的菜刀，手腕一抖，几下子把鱼剖干净，将两边的鱼肉剥了下来剁成泥。

“你们在这儿看还是到后面去等着？”六槐手中不停，斜着眼睛问门口的两位姑娘。“我在这儿看。”琉璃子快活地回答，秦海青笑笑，也不离开，六槐便也不管她们。

六槐的手脚煞快，眨眼已用十几个调羹将用鸡蛋和好的鱼茸装好，夹上些火腿、干贝什么的摆出个身子，再用碗豆做嘴眼，河虾做腿，制成一个蟾蜍的模样放上蒸笼去蒸，一边又切了些鱼丝，和着鸡蛋桂花炸好，调出汁液，待“蟾蜍”蒸好，将汁浇上。

“蟾宫折桂。”六槐哼着小曲将盘子放在东家面前，叉着胳膊笑。盘中菜香气四溢，色泽鲜嫩，看得旁人眼馋。

“好！好！”掌柜的乐呵呵地端着盘子就走，一边嘴里直嘀咕，“六槐呀，六槐，看来你私下里还揣着些本事呢！”掌柜的是个老实人，打刚才王员外在外面闹事起，他就不敢去出头，这回总算可以出面应付了。

“一会儿就好，你们先到我屋里等着。”前堂的酒楼都给包了下来，要找个座儿是不可能的了，六槐索性拖了两条凳子，夹上个桌面，哼着小调把姑娘们带到了他落脚的后堂楼上。

“这里呀？合适吗？”秦海青有些迟疑，她毕竟是大家闺秀，怎么好跑到年青男子的屋中去吃酒呢？

“怎么不行？我这儿可是常开酒席的，要不你只能上别处去吃



饭了。”六槐不以为然，他可没有那么多规矩要讲究。琉璃子分明是一副不在乎的模样，秦海青也不好再说什么，看六槐和琉璃子的样子，在他们看来这是件挺单纯的事情，别因为自己的讲究把事情弄复杂了，还让大家都不高兴。事到如今，提出要走倒会显得极没礼貌了。

福兴楼的掌柜可真没只把六槐当做大厨子看，自打六槐从县太爷手中要回了欠债救下东家开始，掌柜的就待他特别地亲，连住的地方都和一般的伙计不一样，和掌柜自家的住房一样规规矩矩是间楼上的小房。六槐平时没事时就常和阿五等几个狐朋狗友在这小房里喝酒划拳，招待两个女孩子倒是破天荒的第一遭。

六槐将桌面往临街的窗边一支，转身从柜子里摸出一坛酒和几个碗来，“吧嗒”放桌上。“你们等会儿，我做菜去。”哼着小调走了，显然是很高兴的模样。

琉璃子搬个椅子坐在窗边望着秦海青笑，秦海青见了，也不客气，就着手拖过一条长凳也在对面坐下。

“姐姐，刚才很对不起哦，这碗酒就算我赔礼的吧。”琉璃子从坛子里倒出一碗酒，双手捧到秦海青面前。秦海青微微一笑：“算了，没什么的。”她双手去接，没曾想琉璃子突然一缩手，秦海青便接了个空。

秦海青愣了愣，随即明白了琉璃子的意思，眯着眼睛看着琉璃子笑了起来：“小丫头，你又使坏呀？”琉璃子顽皮地两只手捧着那酒碗在秦海青眼前直晃荡：“哈！六槐君通常是不交朋友的哦，他说姐姐是朋友，姐姐一定是很厉害的啦，我也想见识一下。”话没说完，手中突然一轻，酒碗已被秦海青插手接了过去。

“唔……这酒很香呢。”秦海青闻了闻酒香，将酒碗放回桌上，自言自语，“可惜有酒没菜，等会儿再喝吧。”

琉璃子回过味来：“这个不算！”她委屈地撅起嘴，“你趁我不注



意就出手了，不算！不算！”

秦海青乐了：“行啊，不算就不算。我今儿也很高兴认识你，这杯酒我回敬你吧。”

琉璃子一听这话不对头，突然伸手去抢那桌上的酒碗，她的手极快，堪堪已触到碗边，谁知她快秦海青更快，只拿指尖在碗沿轻轻一磕，那酒碗平着在桌面上滑开半寸，琉璃子已经够不着了。

“妹妹急什么？这酒又不是不给你喝。”秦海青不怀好意地端起酒碗。

“我不要，你一定会害我的。”琉璃子叫道，抬起两手将嘴巴紧紧地捂住了。

“这样就不好了，你这样我怎么给你敬酒呢？”秦海青轻言细语地劝她。琉璃子是何等聪明的小姑娘，自己作弄人家这么多，当然知道别人是不会轻易饶了她的，不管秦海青怎么和气，她也不开口，只是捂着嘴拼命摇头。打不过不知道躲吗？她得意地想。

“你真要这样捂着嘴？”秦海青问。

琉璃子点头。

“好。”秦海青抬起空着的左手，在琉璃子眼前活动活动手指，然后将食指和中指钩起来在琉璃子面前晃了晃，诡笑道：“那我可要挠你痒痒了！”

琉璃子慌忙将胳膊夹紧。

“呵呵，原来你真的怕痒啊？”秦海青变钩为指，“挠不着我可以点你的痒穴呀！”

“哇！”琉璃子从椅子上跳了起来，躲得远远的，“不要！不要！姐姐我错了，我再不作弄你就是了！”

秦海青只乐：“我不会把你怎么样的，坐下罢。”

琉璃子慢慢走回来坐下，嘟着嘴道：“姐姐真卑鄙。”

秦海青道：“我是卑鄙，可我不耍赖。”